

故乡情结

蒲州古城：我梦想起飞的地方

■吕益民

我的家乡有座蒲州古城,但现在除了当地人,没有多少人知道它。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这座古城却在逆袭前行,早就完成了退城还耕的农村化。从行政沿革上看,它从大唐中都蒲州,沦落到现在的蒲州镇,原来的古城早已湮没在耕地树林中。每每想起这些,令人唏嘘不已。

我出生的小村庄距离蒲州城还有几十里路,但我的家却与蒲州城有着不解之缘:曾祖母的站立全身像——家里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照片,就拍摄于蒲州古城;父亲十几岁时曾在蒲州古城学徒打工;蒲州古城废墟的草地,也成为我梦想起飞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到蒲州城,是在高中毕业以后。1978年6月,我参加全国高考,当时除了怀揣一份惴惴不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乡下孩子,正在见证着历史,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考,是改革开放的一座丰碑,也是多少人一生的分水岭。

考完试回到村子,从那一刻起,我就被人生的AI,自动生成为一个农民,比现在的DeepSeek还要智能。从学校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没有交接,没有掌声,不需要举行任何仪式,甚至都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到,只需要在第二天大清早,站在准备下地干活的人群当中,让正在派活的生产队队长看见你就行。就这样,淘过大粪,起过牛圈,挖过树坑,拉过土粪,都是些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力气活。那些驾驭着牲口耕地、

耙地、播种等技术工种显然不是我这个新农民所能胜任的。一天的工分有时候还不如一个熟练的女劳力,这也在情理之中。

有一天,生产队派十多个劳力去黄河滩给生产队割草,我也在其中。由于路途较远,每天回村很不现实,我们就吃住黄河滩。每天生产队会来一辆牲口拉的胶轮车,把当天割的草拉回去。

就这样,同样是父亲当年来蒲州时的年龄,我也到了黄河滩,与蒲州城不期而遇。但我面前的城市已经成了废墟和草地,蒲州城成了蒲州滩。多年期待的那一刻来得是那么地突然,多年梦中的期待破碎得是那么快,我有点窘迫,有点不知所措。

七月份的蒲州滩,阳光似火,蚊虫肆虐。除了我们唧唧的割草声,周围很安静,就连风都似乎被骄阳晒化了,屏声静气,没有一丝丝痕迹。这片滩地,除了荒草,没有任何遮掩。稀疏的几棵柳树,连自己的影子都遮不住,更别指望能给我们遮阳庇荫。蒲州城已经少有人间烟火气,只有蚊子还认定自己城里的血统,它们比乡下的蚊子多了几分豪横和霸气。夜晚,从家里带的花格土布单子盖在身上,根本就无法抵御蚊子的叮咬。后来回到家,母亲看到我全身上下红红的包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无论是白天割草的间隙伸腰,还是夜晚席地而卧的蜷缩未眠,眼前唯

一的风景,就是不远处萋萋荒草间那几截时有时无,不高还矮,或矗立或倾倒的土城墙。我无法搞清楚,此时的我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是在城南还是城北。因为看不到任何其他建筑,除了荒草,还是荒草。这难道就是大唐的中都?大宋的河东府城?这难道就是父亲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城市?就是曾祖母照过相的地方?这才过去三十年啊!

比远方更遥远的是心中的那个梦想,但我却深陷萨特存在主义的迷潭,已经不能通过理性思维来回答,眼前的蒲州城是自由的存在,还是自我创造的存在。

比历史更古老的是已经消失的历史。面对着无声无息的残破土墙,我无法与我多少次想象中的蒲州城对比,怎么也看不出唐朝诗人李山甫笔下蒲州城的气度不凡:“国东王气凝蒲关,楼台帖出晴空间。紫烟横捧大舜庙,黄河直打中条山。地锁咽喉千古壮,风传歌吹万家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曾经是唐朝的四个直辖市之一,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中都蒲州、北都并州,这里曾经是明朝山西征收市肆门摊税和铅钞的3个商业城市之一,即太原、蒲州、平阳。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仿佛就在眼前,但鹳雀楼早已作古,鹳雀也不知飞到何处。我眼中的城墙,大半个身子已经淹没在泥沙之下,原来包裹着的砖石外衣已荡然无存,仅有一小

截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夯土,裸露在地面,孤独而顽强地伫立着。它任凭风雨侵蚀,黄沙漫漫,也要向人世间昭告自己曾经的存在。

当我还在一边割草,一边纠结着蒲州城如何衰败的时候,生产队拉草的牛车,也拉来了我父母的一份喜悦。父母捎话,让我回家,家里收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我走的时候,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心中带着一丝惆怅,匆忙中没忘记回头再看古城一眼。

父亲在蒲州城迎来家乡的解放,回村入党参加土改,当了几十年农村干部。我在蒲州滩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家乡,成了一名大学生。两代人都是从蒲州城出发,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岁月如烟。我是16岁离开家乡的,本科、硕士、博士,上了整整十年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京城工作,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到蒲州城走走看看,看看鹳雀楼的重生,抚摸打捞出土的开元铁牛。我站在新修复的城墙上,看麦浪在古城遗址上起伏,听黄河水在不远处奔流。这座消失的古城,早已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吕益民,男,1962年出生,汉族,永济籍人,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副主任。

灯下漫笔

同许多传统节日一样,晋南清明也有特定的应景食物。只不过,这些与清明有关的吃食,同时也是缅怀凭吊的祭品,是追思怀远的媒介。

这样一个清洁明净的节令,许多事物尽附于万物萌发的万丈雄心之下,细语芳华,气氛弥漫,自然也附着了浓重的节日意象。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些为清明而专门制作的特定食品,以及已经幻化为食物的蛇、燕子和花,乃至与此相关联的生机勃勃的春天。

蛇,过了一个冬天,惊蛰叫醒了它们。

这个代表生命图腾和生育、智慧象征的灵物,在晋南乡下常被称作神虫,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祥瑞。此刻,穿过了春分的蛇,扭动腰肢,吐着信子,游戏在清明时节的短暂清凉之中,或者它正藏着什么秘而不宣的心机。它不说,天机不可泄露。最后,它们把绳子一样的身段盘在各家清明祭祀的花馍上,慵懒地搂着一颗鸡蛋,柔软的身体围绕在周围,紧紧不放,像在护着一枚将要孵化的卵。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以蛇护卵的苦心:此是让人子嗣兴旺之意。

蛇,仍然没说什么。这条清明的面蛇,似乎已经习惯了只做不说,一切由人付度。据说,它颇有来历,是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替身。介子属蛇,文公五蛇之一,辅佐重耳,割股啖君,却什么也不说,功成身退,避居绵山,后来才有了火烧绵山的故事。司马公也喜欢这个梗,借以讽喻,《史记·晋世家》里替介子写了一段抱怨:“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乘云,四蛇各人其字,一蛇独怨,终不见其所。”子推公有晋南犟人惯有的脾气,拗着性子,偏不自辩,许多心思,需要人猜。他是晋南的蛇,发音如“傻”,人亦憨直。

蛇和卵,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有瓜瓞绵绵之意。传说中的商之祖、秦之祖,都与一颗鸟蛋有关。晋南清明节俗“滚枣蛋”也与蛋相关,枣蛋是民间一枚变了花样的鸟蛋。一花一世界,一蛋一宇宙,世界的开始也不过一颗混沌的鸟蛋,一个叫盘古的人开了天辟了地,一个叫共工的人撞了不周山的擎天柱,这二位都是人面蛇身朱发广目。生物学可解之为进化过程的生理征候,也可当传说听,或者当神话。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此刻正成为物证和线索,点缀着清明和清明的食物。晋南人看重这颗蛋,把它端端地安放在叫“子福”的花馍顶端,高举过顶,以蛇护卫,像一顶盔帽上缠绕的珠玉和装饰。

燕,古之“元鸟”“玄鸟”。

晋南的蛇和燕常相呼应:一个在春天醒来,一个在春天归来;一个吐信,一个衔泥。

雨天,也是。晋南民谚:燕儿钻天,蛇溜窝,大雨不久就来到。还有:燕子低飞蛇过道,蚰蜒搬家雨就到。天地之间,燕子和蛇忙得很。晋南的燕和蛇,俟至“五一”,可评“劳模”。

它们的配合,在清明时节表现得天衣无缝。当蛇盘于花馍之上时,没有人知道它其实是在等一个身影自天上飞来,着玄衣,尾如剪。这个飞行者,是燕,名曰子推燕,落下来时成为一只面做的燕。清明时日,面燕用柳条串起悬于门楣或用锥子钉在墙壁,便可在风中复苏,飞翔、呢喃。据说,清明悬于门上、风干再吃的面燕,至晚在宋代已十分流行,晋南乡宁等地至今留存此俗。《东京梦华录》,是宋朝人孟元老的文集,细节之处堪比食谱,卷七《清明节》有记言: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食固飞

清明，蛇、燕子 and 花

■李耀岗

清明，是中国人心中一个特殊的节日。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清明这一天，人们会走出家门，去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去缅怀逝去的亲人。在晋南，清明节的习俗更是丰富多彩，其中蛇、燕子和花，更是清明节的三大象征。

蛇，在清明时，已是遍地蜂蕊争艳，但，只有一朵花儿是晋南老酵面馍的样式绽放。如上述的清明“子福”，是我接触到的最大的“花馍”，也是晋南乡间“面花”中的奇葩。晋南产麦，似乎面可尽用无虞，面花造型繁复，艳压四座，硕大无朋。别的花馍，多在色彩造型上层叠堆砌，“子福”馍赢在气势与胸怀。

一般大小的清明“子福”，要用掉白面一斤二两，中间夹有核桃、鸡蛋、枣和豆子，托付之意不言而喻，如此壮硕的花馍几乎以一己之力还原了一个春天的真实，更大的“子福”馍，已不可想象，规制如是所记“蒸面作大兜鳌状”，可尽蒸笼的尺寸放开来想象。“子福”，远看如花馍，呼之则略有不同。它兄弟众多，皆是“子”字辈排行，如子福、子物、子柱、子垂，据说都是“子推”的谐音。万荣、永济一带人喊着黄河号子一般的嗓音，惯称之为“子福”；临猗人细腻，略一沉吟，发出如“子物”的音调；临汾乡宁人则称“子柱”，像是唤一个人的表字；若是跑到更远的韩城和陕北，秦腔的嗓子婉转起来，还有如“子富”“子垂”的腔调。

晋南清明“子福”又如人之父母，“面面”俱到，不输礼数。大的长着“子福腿”又称“总子福”，“总子福”之下还有“小子福”，如人之儿女，大小长幼，各有所序，一个“子福”如同一支队伍。“子福”亦有男女之别，男花馍顶上伏虎，女花馍呈花朵绽放。一家之内有多少子女便有多少“子福”，一个都不能少，即便嫁出去的闺女，也由娘家亲自送去一尊“子福”花馍，其意仍在生育。当年，汾河湾的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力大无穷，据说正是吃了天赐的九尊面牛、两尊面虎，才有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测，面牛、面虎可能也是一种“子福”。我已有多年未食“子福”，果然力气大不如前。

在晋南，清明扫墓祭祖归来，还要折柏枝、采麦苗、采花，有告慰寄予之意。

采花之俗甚好，许多年来一直有一束清明的花开在我的记忆里。那花，是黄花、油菜花，气味别致，颜色艳丽，采回来用黄纸包了，与麦苗一道插在门环上，门也生动起来。有了这一束花，顺带连清明时节的许多意象，在记忆里都有了着落。

一直觉得来自清明的点滴浸润，让我们与世界渐次形成某种默契，与亲人之间也不再有阻隔。

生活写真

奔赴清明

■杨晓因

人间四月，又逢清明。我静立窗前，目光透过斑驳的树影，落在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尘世的喧嚣，来回奔跑的车辆，将我带回了去年的清明前夜。

和往常回家探望父母的节奏一样，下午三点，我便开始联系出租车。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谁知电话那头的答复，却似一盆兜头浇下的冷水，把我心中的期待浇灭——回稷山的车竟然全部预订满了。我的头脑瞬间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自己竟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清明，国家的法定假日，大家都要奔赴这场缅怀先人的“盛大典礼”，出行需求大增，尽管如今私家车比比皆是，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依然一车难求。

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公共交通上。平日里，我回家都是乘坐拼车。虽说拼车的费用比班车贵两块钱，可它胜在方便快捷，一个电话，司机便能随时随到，还能直接把我送到家门口，免去了换乘车辆的烦恼，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实在是方便了。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傍晚五点半，我拎起事先买好的礼品，脚步匆

匆，心急如焚地朝着站牌赶去。幸运的是，市内公交车还算准时，可等我赶到中心站，眼前的一幕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只见车站出站口，排队候车的车流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龙，望不到尽头。

我的心瞬间悬到了嗓子眼儿，满心担忧今晚还能不能顺顺利利回到家。六点那趟车马上就要出站了，七点的末班车车票也早已售罄。可即便如此，乘客还是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来。好在车站反应迅速，急忙设立了临时候车点，为大家提供些许便利，稍稍安抚了一下大家焦急的情绪。

阴沉的天气，潮水般的人群，让清明前的车站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让远离后稷故里这座城市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大家排好队，今天人多，我们会不断增加公交车，保证大家都能回到家！”在开往稷山的站外临时候车处，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大家，一边给排好队的前40名乘客每人一个硬纸板，纸板上是编号，保证大家有序乘车，绝不超载。

“车票该不会涨价吧？”人群中，

一个声音带着几分担忧和疑虑，悠悠地飘了出来。工作人员立刻给出回应，声音洪亮且坚定，像是一颗定心丸：“大家放宽心，车票还是原价，为了保障大家顺利出行，我们每15分钟就会增发一辆车！”

工作人员的话音还没落，一辆黑车就停在人群外，车主扯着嗓子喊道：“回稷山，回稷山嘴，每人只要五十！”那急切的吆喝声一遍又一遍在空气中回荡。奇怪的是，尽管他喊得声嘶力竭，人群里却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他，大家依旧有条不紊地排着队，等着乘坐正规班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七点一刻，末班车驶离站台不过片刻，增发的第一辆车便缓缓进站。早已等候多时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却又保持着克制，有序地向前挪动。我得到晚，按目前的状况，估计得到第四趟车了。

百无聊赖之际，我转头望向身后，只见不远处的乘客还是如潮水般不断涌来，仿佛是一股力量，是对故乡的眷恋，是对逝去亲人沉甸甸思念的力量，在裹挟着每一个人。即便归家之路拥挤不堪，满是艰辛曲折，也无法冷却他们心中炽热的渴望，更无

法阻挡他们回归故土的脚步。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我不时地看看手机，周围的人有的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张望着班车驶来的方向；有的不停地看手机。眉头紧锁，嘴里小声嘟囔着；还有的则与身旁的人轻声交谈，话语间满是对亲人的怀念和思念。我身后那位老人的话至今仍在耳畔回响：“小时候，每到清明这天，我总是跟着父亲回村扫墓，听他讲祖先的故事，那些古老而又温暖记忆，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岁月流逝，父亲及很多长辈都已离去，但这份清明祭祖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看看这些排队回家的人群，就能明白清明的意义是多么隆重与深刻。”

老人的话不无道理，清明祭祖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是对亲情的铭记和延续。很多在千里之外的游子，春节过年可以不回家，但到了清明节，即使跨越千山万水，也一定会提前赶回老家祭祖，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大节。

在現代社会的快节奏中，这份对清明祭祖的执着和坚守显得尤为珍贵。八点十分，我终于登上了那辆驶向家乡的城际公交。落座后，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只见夜幕里的灯光下，排着一路长长的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不少放假的学生，他们的目光中满是期待，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与祖先相约、与家人团聚。那是对生命根源的追溯，对亲情羁绊的重温 and 人生真谛的感悟。

清明雨落湿眼眸， 故园幽径惹新愁。 双亲在时语难收， 暖炕旧忆暖心头。	桑梓山川仍似旧， 返乡步履却添惆。
犹记当年学步踌， 小手紧挽父母膝。 咿呀初语意悠悠， 成长倚此第一梯。	静夜沉沉泪暗流， 欲寻暖护向谁求。 亲恩已逝心如囚， 沧海茫茫独泛舟。
长成负笈志方遒， 辞亲远赴踏荒丘。 双亲脊背弯如钩， 风雨兼程作扁舟。	此后欢娱再难留， 哀愁常绕岁华悠。 三番叩问意难收， 魂梦纷纭意恹惆。
离乡数载盼归舟， 千里遥思几度秋。 每念亲恩意怎休， 艰难困苦不回头。	无觉喜乐苦焉求， 尘寰百味渐虚浮。 忘怀苦乐淡沉浮， 往昔荣华尽入丘。
归期至处笑盈眸， 一路尘劳一瞬休。	慈颜暖语解千忧， 倦客还乡意愈稠。
	奈何今日昊天悠， 音容渐渺梦中留。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楠楠	